



绪 论 篇

第一章

“需要”催生着中华学

任何一门新的学问都是在适应一定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需要”催生着新的学问，催生着新的科学。那末，什么样的需要催生着中华学？认识自己的需要、振兴中华的需要、未来“热点”的需要催生着中华学。

认识自己的需要催生着中华学

首先要明确，中华民族、中华儿女存在着认识自己的需要。

一、每个民族都需要认识自己，中华民族也不例外

“认识你自己”是建于三千多年以前的

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的一句石刻铭文。这句铭文引起了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高度重视。他经常用这句铭文作为格言教诲他的弟子。黑格尔也多次强调要认识自己、反思自己。

苏格拉底、黑格尔等哲学家之所以强调“认识自己”的重要性，在于人们注意的中心，从无限的宇宙转移到自己，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某种程度的提高。因此，认识自己，反观自身，反思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一定的大写的“人”，对于一定的群体，对于一定的民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里的一棵参天大树，中华儿女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因而，中华民族、中华儿女不能也不会例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认识自己，反观自身，反思自己的问题。

二、中华民族有着认识自己的需要

事实上，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有着认识自己的需要。这认识自己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然主要有二：认识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中华自然的需要，认识中华民族自身的需要。

（一）认识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中华自然的需要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说的。其精神，现在仍然适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包括认清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中华自然，乃是认清一切建设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有认识、认清中华自然的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要。

我们应该有认识中华自然的需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华自然有着许许多多的未知的领域。譬如说，我国西部的许多地区，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神秘的、未知的。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直到 90 年代初，还是神秘的未知的，被世界各国探险家称之为“死亡之海”的地区。可是，经过我国上百名科技人员 4 年多的考察，结果证明它是“资源之海”：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22.5 万平方公里沙漠之下，地下水储存量达 8.15 亿立方米。沙漠腹地地下水年补给量约 6.5 亿立方米，塔南平原地下水年补给量达 46.95 亿立方米，可开采资源达 30 亿立方米。各类生物很多，有植物 73 种，脊椎动物 277 种。另外，还首次取得和保存沙漠微生物 200 余支菌株，发现一批耐高温、耐寡养的特殊菌种。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如此，我国西部的其他许多地区也应该是如此。只不过它们的神秘的未知的面目还没有被揭开。而这就意味着，有认识它们、研究它们的需要。又譬如说，我国神圣领海中的许多海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神秘的未知的海域。从 1984 年开始，有关部门先后派出过 20 多批 400 多名专家前往南沙群岛考察，历时 10 个春秋，终于揭开了南沙群岛及其临近海域的神秘面纱。专家们估计，南沙群岛是世界上四大海底油田之一，堪称世界上第二个“波斯湾”。就海洋生物而言，也非常丰富。初步统计有 3 370 种。近来又发现 43 个新种、302 个新纪录和 4 个高生物区。同时，次表层有个生物活性层，古次表层存在氧的最大值和亚硝酸盐薄层。这些对热带海洋生物生长极为有利。南沙群岛及其临近海域的高生产力区，生物的经济价值不亚于沿海浅海。南沙的生物经济区总面积不会低于 10 万平方公里，

约相当于 3 个台湾省面积。南沙群岛及其临近海域，会成为我国的第一“油仓”和第二“粮仓”。^①南沙群岛及其临近海域是如此，我国神圣领海中的其他许多海域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们的神秘的未知的面目还没有被揭开。而这就意味着有认识它们、研究它们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如同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土”，应该“更新国土观念，增强海洋意识，提高利用海洋、保护海洋、发展海洋经济的自觉性”。^②

（二）认识中华民族自身的需要

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儿女来说，认识中华民族自身是认识自己的主体内容。现实情况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儿女有认识自身即中华民族的必要或需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1）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华民族”概念及构成情况不甚清楚，需要有正确的认识。1994年2~6月，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学研究所选取广东省的广州市、东莞市、清远市三个城市进行了一次题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国民思想状况”的调查，方法是随机抽样，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21份，有效回收率为82.1%。在对“中华民族”概念及构成的理解方面，认为是“生活在中国疆域里的11亿人民及海外华人”的有689人，占84%，认为是“生活在中国疆域里的11亿人民”的有103人，占12.5%，认为只是“汉族”的也

① 《我国近年的科学新发现》，（科学生活）1996年第2期，又据《经济文摘》1996年5月11日。

② 《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土》，《光明日报》1996年1月4日。

有 29 人，占 3.5%。这说明绝大多数人正确地 从族体意义上理解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可也有相当多的一些人不能正确和科学地理解、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在“请您随意写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 55 个少数民族的 5 个名称来”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能准确、完整地填答的有 776 人，占 94.6%，能填答几个（1 个或 2 个或 3 个或 4 个）的也有 45 人，占 5.4%。这表明在对“中华民族”的构成情况的认识上，绝大多数人有准确的认识，可也有极少数人还不具有准确的认识。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一下的是，进行调查的人只要求被调查者写出“55 个少数民族的 5 个名称”即只要求写出 55 个少数民族中的 0.9% 的名称（亦即 0.9% 的少数民族的名称），尚且有 5.4% 的人答不上来，如果要求填出 1/3 的少数民族的名称、1/2 的少数民族的名称，甚或全部少数民族的名称，就必然地会有更多的人答不上来了。

(2)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价值意识上有糊涂、模糊的认识，需要纠正。例如在对“西藏的一些人企图把西藏独立出去，台湾也有人主张‘台独’，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态度上，虽然有 722 人，占 88% 表示“反对”或“坚决反对”，可是，表示“无所谓”的仍然有 94 人，占 11.4%，表示“支持”的也有 5 人，占 0.6%。表示“无所谓”和表示“支持”的共有 99 人，占 12%。在“您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态度”上，表示“乐观”的有 611 人，占 74%，表示“悲观”的 23 人，占 3%，表示“不清楚”的有 187 人，占 23%。上述结果表明，在对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和未来发展价值方面，大多数人都有明确的认识和信心，可也有部分人表

现得相当糊涂和模糊，需要通过学习来加以纠正。^①

必须指出，上述被调查者都是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民众，相对于内地，特别是西部高原地区的民众来说，他们的文化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回答问题时的正确程度、准确程度也是比较高的。这也就意味着说，如果被调查者是经济不发达、文化素质不高的地区的民众，回答问题时的正确程度、准确程度可能要低一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更存在着认识中华民族自身的问题，有着认识中华民族自身的需要。

(3) 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台湾人民更有着认识自己的需要。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不容否认的成员。然而，一部分台湾人，特别是那些鼓吹“台独”的人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否认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甚至否认台湾与大陆中国有任何文化和历史联系的事实”。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所说，与日本对台湾的 50 年占领分不开，“同英国人统治香港不同，日本占领台湾时，完全切断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企图使这个岛上的中国人‘帝国主义化’——使他们变成日本人”，“这一政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至今还在对台湾产生着影响”，“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很少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② 遗毒所至，现在还有一些台湾人，特别是鼓吹“台独”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显然，除了鼓吹

上述调查结果出自徐乐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项实证性研究》，“民族文化素质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珠海·1994年 9月）论文。

（台湾主义 两岸关系的罪魁祸首），《香港虎报》1995年 9月 15日。转载于（参考消息），1995年 9月 20日。

“台独”，妄图分裂祖国的“台独”分子之外，对于那些连自己属于什么民族都弄不清楚的台湾人来说，确乎存在着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属的中华民族的需要。

(4) 中华民族还有着超越疑古，走出迷茫，深入认识自己历史的需要。譬如说，“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较，我国史学界对秦前的系统研究不足。最大的缺憾是自司马迁以来未建立三代纪年，没有正式公布过西周共和元年（前 841 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日本人有《尧舜禹抹煞论》。西方有人说，中国古代史从西周共和元年始。也有善论者称中国古代史尚处于扑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神话与传说杂陈，不见科学面目”。^①这就表明，中华民族有着正视这些现实，进而超越疑古，走出迷茫，深入认识自己在秦前的历史的需要。正在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深入认识自己秦前历史的一个工程。诸如此类的“工程”还将有不少，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人们去研究，去认识。

明确了中华民族存在着认识自己的需要之后，我们就要进一步看到，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或者说，为了满足认识自己的需要，应该有一门专门的学问。这门专门的学问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儿女认识自己、反观自己、反思自己的学问。因为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儿女用以认识自己、反观自己、反思自己的学问，因为认识的是中华、反观的是中华、反思的是中华，所以，可以取名为“中华学”。显而易见，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儿女认识自己的需要，催生着“中华学”。围绕着这一点，我们还要说：

^① 宋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

——《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此话告诉我们，“知己”亦即认识自己、认清自己是夺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为了夺取新的胜利，应该更好地“知己”；为了更好地“知己”，应该推出能满足“知己”要求的学问。一言以蔽之，为了夺取新的胜利，中华民族应该推出用以“知己”的学问——中华学。1956~1976年间，我们党由于存在着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左”倾思想，导致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严重失误，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多次摔跤子，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我国基本的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了解把我国这样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为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因此在指导方针上老是急于求成，老是犯‘左’的错误”。^①这里所说的“我国基本的国情”，不仅是指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情况，也是指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情况。求稳求实、稳步前进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成分。^②急于求成、急躁冒进与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相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成分相悖，就必然大失民心，必然会受到我国人民群众的反对，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回顾1956~1976年我国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痛切地感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上册，第611页。转引自乔毅民、刘琦《论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危害及历史教训》，《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1期。

参见拙著《华魂论·第1卷·中华民族精神》。

到，中华民族要在生存发展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应该更好地“知己”，应该有用以“知己”、服务于“知己”的科学、学问——中华学。

——放眼世界，许多国家、地区都有以自己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们的研究着眼点不尽相同，然都是以自己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例如，在美国，有从宏观上研究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性学科——美国学。美国高等院校还普遍地开设了美国学方面的课程。在日本，有研究日本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政治、法律、国防、外交、经济、科技等问题的综合性学科——日本学。在埃及，有研究古代埃及及其附近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学科——埃及学。还有，在朝鲜和韩国有朝鲜—韩国学……以这些国家、地区为借鉴，我们也应该有从特定的角度出发的以自己国家、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问——中华学。

——在外国人那里都有研究我们中国的科学、学问——中国学，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更加有责任推出研究我们国家、民族的科学、学问——中华学。中国学，也叫“汉学”（Sino-logy），是世界其他国家研究中国的哲学、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地理等学科的总称。目前，中国学在世界上已经成了热门的学科，全世界有几百个机构在研究中国，中国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成倍地增长着。有些国家，如美国，中国学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显学”：“从60年代起，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不仅如此，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柯文（Paul A. Cohen）还对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过程以及指导研究的

“西方中心论”为主要特征的理论框架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性的估量，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和阐述了中国研究的新的指导性思想——“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①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发生了具有方向性的顺应历史发展进步潮流的学术变化。总之，在“中国学”（“汉学”）的旗号下，外国学者对我们中国做了颇有成效的研究。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对我们中国学者的“挑战”：我们提出了“中国学（“汉学”），对你们中国、中华民族做了不少研究；你们中国学者敢于提出对应于我们“中国学”（“汉学”）的研究你们中国、中华民族的学科吗？敢于和我们的研究接轨吗？毋庸置疑，为着应对国外“中国学（“汉学”）的“挑战”，为着与世界学术界关于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研究接轨，我们也应该推出中华学这门新的科学、学问。

振兴中华的需要催生着中华学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为着更好地振兴中华，我们也需要推出以中华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问——中华学。之所以如此，在于作为理论认识的中华学研究成果，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的行动。

中华学的研究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是“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

^①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7、114 页。

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①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而产生的理论成果，和其他正确的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世界规律性的理论一样是“能够指导行动”的，是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②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中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自然的伟大行动

本书认为中华是人和自然相统一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人”（中华民族）和特定的“自然”（地球的一个部分，即“中华自然”）的统一。因此，对中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自然进行研究，是中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研究的成果，只要是正确地反映了中华自然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反映了中华自然的客观规律性的，就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自然的伟大行动。譬如说，通过对于中华自然的基本含义的研究（请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关于中华自然的基本含义的研究），我们将会知道，中华自然是中华民族的环境，中华自然是中华民族活动的要素，中华自然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场所，中华自然既是中华民族的“胎盘”，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还是中华民族的“家园”、“建功立业的场地”。用这种认识（亦即研究成果）来看待中华自然，来指导对于中华自然的行动，就会使我们更加重视、珍惜、爱护中华自然，投入振兴中华自然的行动。又譬如说，通过对于中华自然的主要特征的研究，我们将会知道，作为自然人化的特殊形式，中华民族化是中华自然的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292页。

一种主要特征。用这种认识（亦即研究成果）来看待中华自然，来指导对于中华自然的行动，就会使我们更自觉地科学地投入到人化中华自然、改造中华自然的行动中去，并达到振兴中华自然的目的。再譬如说，我们可以根据对于中华自然构成情况（包括中华自然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的构成情况）的科学认识，来规划、指导关于中华自然（包括它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的行动，看看如何保护它、改造它、振兴它。……总而言之，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客观规律性的中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是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自然的伟大行动的。

二、中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行动

与中华自然一样，中华民族是构成中华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也与关于中华自然的研究一样，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是中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还与关于中华自然的研究成果一样，只要是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客观规律性，就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行动。譬如说，通过对中华民族发展规律的研究，我们将会发现自在自为规律、扬德奋力规律、共生向荣规律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三条基本规律。紧接着，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三条规律的要求来振兴中华民族。具体言之，我们可以按照自在自为规律的要求，自主自强地振兴中华民族，也就是说，在振兴中华民族的事业中，我们要发挥自主性，通过自主来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我们可以按照扬德奋力规律的要求，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既要扬德又要奋力；既要重视伦理道德，发扬伦理道德的积极作用，又要重视增强自己的实力，拿出强大的力量来。我们还可以按照共生向荣规律的要

求，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中华各民族及其儿女们相互依存、共生，团结一致去争取中华民族的繁荣兴旺。显然，按照中华民族基本发展规律的要求来振兴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用关于中华民族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振兴中华民族的行动。又譬如说，通过对中华民族灵魂的研究，我们将会发现中华民族灵魂有着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以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形态——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体现在国家价值取向上的表现形式——中华民族大一统为主要成分的三位一体结构。这是我们关于中华民族灵魂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运用这种研究成果指导振兴中华民族的行动，在具体工作中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大一统。显而易见，中华学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行动的。

三、中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文化的伟大行动

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观点，本书认为，作为中华民族劳动生产产品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写的“人”，与“中华自然”这个“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结晶。由此出发，既然关于中华自然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自然的行动，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民族的行动，关于中华文化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文化的行动。譬如说，通过研究，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有人本性、乡土性、参与性、天人合一性、中正平和性、泛道德性、多元统一性、重承尚续性等八种基本特性。这种认识形成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指导振兴中华文化的

行动，使我们创造的中华文化作品具有上述的特性。又譬如说，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历史文化是一分为二的：在具有突出优点，起过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负面因素，会起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这种认识形成后，我们就可以用这种认识来指导振兴中华文化的行动：客观地具体地分析中华文化作品，特别是中华历史文化作品，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然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中华文化在与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相结合，并从外国进步文化中汲取了营养之后，有新的灿烂的发展。毋庸置疑，中华学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华文化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文化的伟大行动的。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作为理论认识的中华学研究成果（包括关于中华自然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华文化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指导振兴中华的行动（包括用来指导振兴中华自然、振兴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文化），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推出以中华为研究对象（包括以中华自然、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华学，倡导进行中华学方面的研究，并自觉地使中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回到振兴中华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去，既指导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又接受这一伟大社会实践的检验。

未来“热点”的需要催生着中华学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共同课题，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正确辨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人类以最高的智力水准与泛爱的责任感，去规范自己的行

为，去创造和谐的世界”^①。因此，未来世界的“热点”必然与正确辨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就是说，未来世界的“热点”既跟“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又跟“人与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然而，只要结合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问题，人们就会发现，跟“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保护环境、保护自然、振兴自然的问题；跟“人与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整合自己民族（使之凝聚在一起）、如何保护自己民族（使之避免被分裂、瓦解、消灭的命运）、如何振兴自己民族（使之繁荣发达）的问题。简言之，联系、结合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看问题，未来世界的“热点”是自然问题、民族问题。而推出中华学，倡导进行中华学研究，就是对于作为未来世界“热点”的自然问题、民族问题的适应。换言之，作为未来世界“热点”的自然问题、民族问题，需要中华学诞生、中华学研究诞生。自然问题的需要、民族问题的需要催生着中华学。

一、未来“热点”之一的自然问题，要求推出中华学，开展中华学研究

所谓“自然问题”，实质上就是自然毁损问题。自然毁损之所以成为问题，而且是现在和未来的“热点问题”，是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在发展经济中滥用“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等口号，忽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肆意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造成

牛文元《持续发展导论》，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